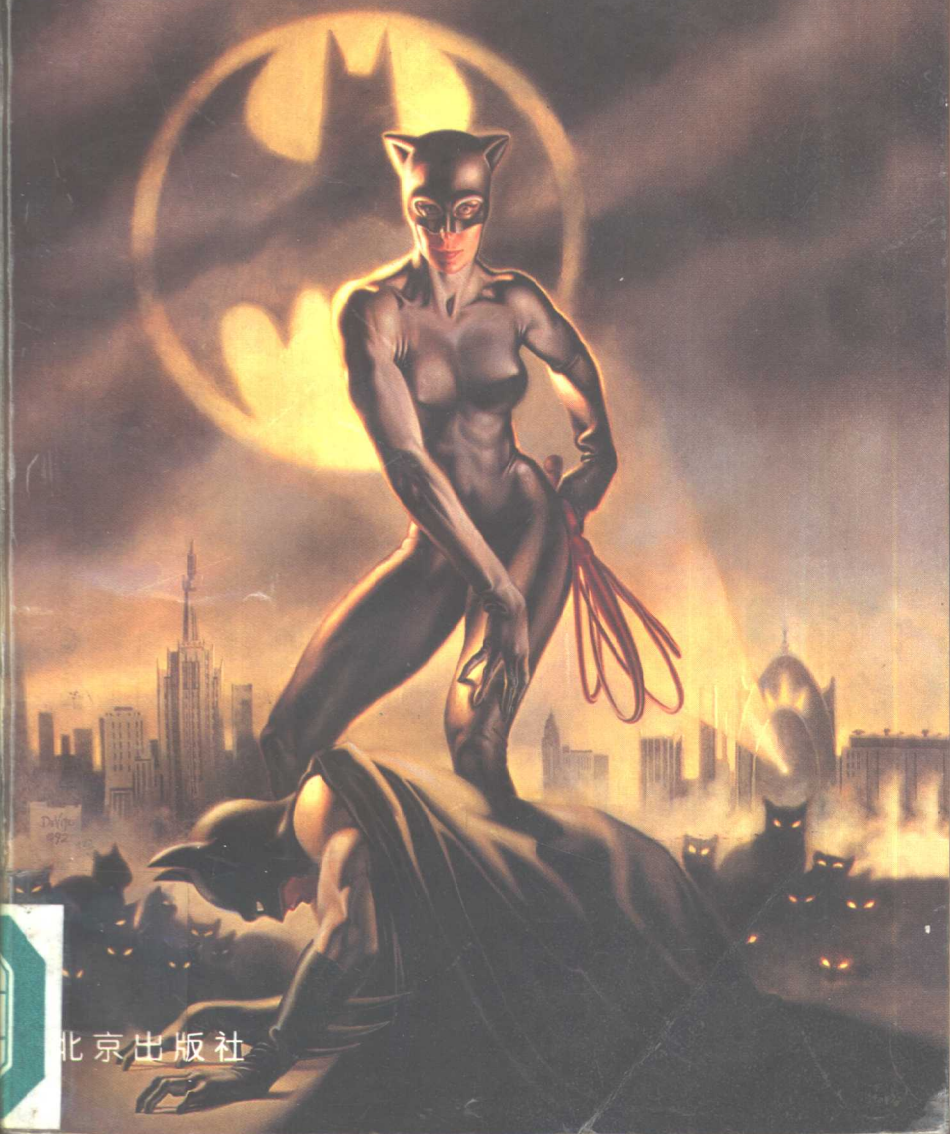


蝙蝠侠·猫女

〔美〕 马丁·H·格林伯格 编



北京出版社

蝙蝠侠·猫女

[美] 马丁·H·格林伯格 编

钱天蓝 宋今为 译

刘国斌 译校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蝙蝠侠·猫女/(美) 格林伯格 (Greenberg, M. H.) 编; 钱天蓝, 宋今为译 刘国斌译校.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6
ISBN 7-200-03126-7

I. 蝙… I. ①格… ②钱… ③宋… III. 科幻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N.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142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96-1068

Copyright © DC Comics 1993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 1996 年中文简体字版由美国 DC Comics Inc. 授权

北京出版社在中国境内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代理: 博达著作权代理公司 (国际)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蝙蝠侠·猫女

BIANFUXIA MAONU

[美] 马丁·H·格林伯格 编

钱天蓝 宋今为 译

刘国斌: 译校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5.5 印张 320000 字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0-03126-7/I·442

定价: 17.00 元

责任编辑：王学宁

封面设计：石楠

责任印制：李文宗

目 录

猫女习武·····	(1)
贼性难移·····	(48)
歌剧院的骑士·····	(90)
猫女盗宝·····	(134)
猫王之死·····	(167)
猫眼石王冠失窃之谜·····	(208)
窒息的城市·····	(246)
大漠追猎·····	(299)
侠女复仇记·····	(332)
真假猫女·····	(369)
《猫女外传》出版风云·····	(408)
欲哭无泪·····	(429)
商海斗智·····	(453)



猫女习武

莫特·卡斯特尔 著

如何去维护社会的平定和灵魂的安宁？

——释迦牟尼佛没有提出
的一个问题

那不是巧合，

每一件事的发生是因为它必然要发生，这是因果
关系。

自由？当然你有绝对的自由！

——S·L·亚马西塔·罗西

艺术家

库·马萨莫托是一位艺术家：书法，诗歌，园艺，插花，打猎样样精通。马萨莫托本人，是个富有启发力的男人，他有开悟的体验，从不会将这些艺术互相割裂，互相对立。每一件事都须“证道”，大道通天，道就是一，而

一就是道。

晨光非常之好，小鸟在他的花园里歌唱。库·马萨莫托身穿长袍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边，纱门立在微风之中，预示着将送来温暖与潮湿。

他记得 1949 年 4 月的那天，一位金发碧眼的女郎从街那端走来，穿着桃红色的无袖衫，手臂上部有一颗拳头大的痘苗疤。她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自己的年轻漂亮信心十足。

他仍然在写有关她的诗，甚至在他 70 岁那年也依旧这样做。

但是现在他希望画画，于是他准备好纸笔和墨，在那儿，坐在桌旁，他开始画了起来。

悟禅的画是一首无言的诗篇，它是一种瞬间的顿悟。

这种自发性经过多年的磨炼终于得以用传统的安在竹柄上的毛笔涂画而成。

笔触明快而流畅，龙飞凤舞，跟舞蹈一无二致。你可以说马萨莫托先生是一位大师，而他却不会这样说。那石砚，毛笔，黑墨水所展示的变化无穷的色调以及宣纸……人为什么喜欢主宰这些事情？人会怎样去做？人还可以声称：“我主宰了夜晚。”

马萨莫托先生先画月亮。

最后，他虽然可以望出去，却看不见月亮。

然而他确信虽看不见，但月亮却存在。

库·马萨莫托描绘着——现在！

月亮，古怪而没有阴影，
弯弯的曲线多么有趣，
这圆圈啊这月亮，
无生亦无死。
多么生气勃勃
多么完美

姐姐，妹妹，雌老虎

你的世界和猫的世界截然不同

——泰森·德希马鲁

动物园 10 点钟开门，15 分钟之后，她们相遇在猫科动物馆。那里面动物的眼睛几乎全闭上了，唯一想要显示一下自己的是一只打呵欠的老虎。一会儿不耐烦，一会儿激动，一会儿狂怒，一会儿半梦半醒，热血在喉咙里沸腾想要吃人，反正说不准。格特姆市立动物园还没有现代化的设施，因此园里的动物都关在混凝土和铁栏围起的笼子里。

“老虎，老虎，热情，伶俐……”

“请不要念诗，”塞莉娜·凯尔说，“即使那是一首诗的开头，我没有请你见我，为的是我可以听到你念‘我是一只小茶壶’。”

时间太早，而且又是个工作日，动物园里没有多少游人。修女玛吉，即马格德琳修女按照她的习惯来到这里，她怀着所有的社会良知和耶稣基督的怜悯之心，佩带着一个大得足以抵挡金刚吸血鬼的耶稣受难十字架。

塞莉娜穿一件白色的衣服，长长的袖子，带一顶白色的宽边帽。在大热天的早上，她是穿得太厚了。一个小时以后，她感到出汗了，而通常她是讨厌汗味的，因为那使她记起某些……事情，那些与男人在一起而挣钱的事。还有与女人们在一起的勾当。塞莉娜·凯尔有许多厌恶的事。她将自己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上。

“你想做什么，塞莉娜？”

“我想聊天。”

老虎打着呵欠，慢慢地站起来，一起一伏地运动，从前面走到后面，然后退回到笼子后部的阴凉处。它的眼睛热情洋溢地盯着塞莉娜。我们相互了解，塞莉娜想道。我们彼此彼此。

“玛吉，我……瞧，这听起来很愚蠢，而它本来可能就是愚蠢的。”

“因此只有你、我、老虎和上帝才会听到。”

“玛吉，你……”

老虎的眼睛发亮，燃着火一般的亮光。我问玛吉一个问题，而这只老虎在问我……

“你快乐吗？”

玛吉说：“我们走吧，好吗？”

没看到狮子。没有豹。猫科动物都躲在暗处。

“你这样问是由于我的职业，塞莉娜，”玛吉说。

“修女们应该是快乐的，对吗？特蕾莎嬷嬷不就认为，当她能把麻风病人的鼻子用胶皮粘回去的那天，就是非同寻常的一天。”

玛吉哈哈大笑起来。

“你不可以笑话这事，这可是有罪的！”塞莉娜说。

“别担心，我会为此忏悔的。”她停顿了一下。“塞莉娜，你不快活。”

“不对，修女姐姐。我每周两次做吸氧锻炼，我拥有有线电视——”

“你还穿上一套猫的服装，做任何你能做的事，好让自己被人杀死。”

我穿上一套猫装——于是便也变成了另一个人……某种别的什么！

前方，在一棵花开正盛的野苹果树下，有一张油漆剥落的紫色长凳。她们坐了下来。

塞莉娜转身望着玛吉。一种受良心责备的不安油然而生，像她正看着自己似的。不，玛吉很愉快。她不是那种有棱有角的人。她的眼睛的颜色与塞莉娜的一模一样。玛吉的眼珠深处，也没有痛苦，没有愤怒。

“我不‘总是快乐’，”玛吉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天使修女、歌唱修女或切除了部分脑叶的修女。不过我告诉你，我有过幸福的经历，令人心醉神迷的快乐，难以言传的极乐。我懂得了上帝的完美与深奥，那可是‘所有人所无法理解的’。但我要是不知道绝望的无限空虚，那这一切都将毫无意义。”

塞莉娜感到有点热，喉咙发紧，一阵怒火涌上她的脸颊。她站起来，瞪着玛吉。“我不要你来说教，多谢了。”

“可我无法帮你什么，我只是对你说说我的感受。”

“让我猜猜看，你得到了——那叫什么名字？——耶稣！我赢了一台缝纫机了吧？”

“那是一种祈祷经文，塞莉娜，它被称之为‘耶稣祷文’。”

“容易记。”

“‘耶稣。’这就是所有你要说的。你不必高声说出他的名字，可你要在心里、在脑海里、在心灵深处念着他的名字。你要一遍又一遍地念着他。要是在刷浴室地板、烧汤或是整理架上的书本时，你念着他的名字，那么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证实了你是为他而做，然后——”

“下周四，你来参加宾戈^①摇奖赛。”

玛吉望着她的妹妹。“不行，”她说，“我不去。”

塞莉娜闭上嘴，玛吉说道：“无论发生什么事，耶稣都与你同在，天国与你同在。他的王国和你的王国，塞莉娜，也就是上帝与他的孩子们之间不一定会有鸿沟的。”

塞莉娜突然转回身去。“她比我强。”她想。

玛吉起身站在她身边，摸摸她的手肘。“塞莉娜妹妹，你总感到上天对你关心不够，你总是那么疯狂和充满仇恨。”

“不，”塞莉娜说，“不是经常的。”

“告诉我。”

她不能自己。

“有一次波普带我去钓鱼。那时我可能只有6岁。我们一同去划船，你还记得吗？”

“不，忘啦。”

“我们一条鱼也没逮着。整个下午波普让我帮他点香

^① 一种赌博性游戏。比赛的人持有印着不同数字的卡片，听主持喊出数字，谁的数字最先全部被喊完，就赢得彩金。

烟。”

“帕尔马尔牌烟。”

“嗯哼，对。虽然你想点烟，可波普却把它变成了我的活。还记得他的打火机幸运儿齐普吗？是他给我们讲这些愚蠢的笑话的，而且他还喝啤酒，吹烟圈……”

我能闻到船的油漆味、烟味和船的木头气味，几乎就像我能闻到波普的味道似的，然后，突然间，我也不知怎么搞的，齐普从我手上滑落，消失在水中，而我甚至连想都没想就跟着跳了下去，可我却不会游泳。我看着它，往下沉、往下沉，而我也跟着往下沉，然后，波普跳入水中抓住了我，把我扔到船上。他的脸涨得通红，对我大叫大嚷：“你这个小傻瓜！我喜欢你！宝贝，小姑娘。你本会因一个该死的打火机而淹死掉的！你本该溺死的。”

然后，波普将她放在膝盖上，猛力打她的屁股，一边打一边大声喊道：“看你还敢，还敢，还敢……”

她不知道在她的一生中能否再一次感受到这么多的爱……

“塞莉娜？”

穿着笨拙的衣服，塞莉娜跑了起来——

——远离记忆，远离家庭，远离“应该”和远离可能。

——远离她自己。

荫影中的阴影

甚至在极温暖

的光明中，
我仍然感到多么寒冷。

——伊萨

这是凌晨 2:30 时。天气很暖和，热气和潮气远远超过你对春天的期望。屋顶上，在月牙朦胧的光亮中，蝙蝠侠是神出鬼没的人。

在下面的小巷里，他一直在跟踪着无声的毒品交易。这是户外交易，因此，如果要注射，那么在假日饭店注射就成了。

卖的有 4 个，买主也有 4 个。服饰和举止都是不使人注意的中产阶级，是邪恶平庸无奇的活生生的榜样。在常见的注射器中，有一种经济又可靠的斯坦注射枪。

蝙蝠侠快要气炸了。他已经 76 小时没有睡觉，他很认真，一区接着一区地跟踪。他观察着，紧盯着，生气勃勃，奇怪的是他的凝视竟没有把违法乱纪者烧成灰。

蝙蝠侠沉默不语，不过他内心却不平静。那是颗一心一意主持公正的心。他的血在咆哮，那是对罪恶使无辜者白白流血而作出的响亮回答。复仇是他内心活生生的需要；它确定了蝙蝠侠所要做的事。

格特姆市就是我，蝙蝠侠想道。无论罪恶多大，罪恶就是罪恶。我要把它们纠正过来。我是穿披风的斗士，我是黑衣骑士。

他的想法虽崇高但却好笑，他深知这一点。精神病学家可能会有另外的评价，会认为他是“妄想狂”、“极度沮丧”、“强迫执拗”和“幻想崇高”，而他也知道这一点。

于是……蝙蝠侠出击了！

甚至当他从屋顶上飞下来时，他也是这样想的。他脱离自身，从第三者的角度来观察他所自我创造的和命里自愿成为的这种人格。此外，这样他便可以观察蝙蝠侠，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观察这个城市的夜晚保护人——这位使人敬畏、披风飘拂者的模样了。

——在那儿！他的左手突然伸出，准确无误地抓住了火险逃生梯，然后平稳地滑落，滑落到他们头上——

下面发出哎哟一声！

“妈的！”

混乱和吃惊。还有恐惧，给吓坏了的恐惧。

准确而又完美。

“抓住他！”

抓住他？能吗！你们难道不懂吗？所有的黑色天使都在保护他和引导他！所有的黑色天使都与他一同冲下来——

“他是……”

——蝙蝠侠的右手突然啪地一声挥出一条蝙蝠绳。

“开枪打他！打……”

蝙蝠绳抽断了一只手腕。他听到骨头折断的特殊响声。斯坦注射枪掉在人行道上滚动起来。其他的武器极力想瞄准他。没有用，愚蠢！他是打不伤的。

他是蝙蝠侠！

他从9英尺多高的地方扑向这些毒品贩子，他落地时双脚踩在一个人的肩上，就像马戏团的跳板表演那样。

响起一声惊慌和受伤的尖叫！

真漂亮，那就是蝙蝠侠想象中所听到的骨折和肌肉撕裂的声音。他利用这人作他的发射台，在空中一个滚翻，精确地站稳了脚跟。他——

——啪地一脚踢中了一个人的下颚，那人立刻失去了知觉。

——他用劈掌向一个人的喉咙砍去，正咒骂着的人不响了。

——一记直拳打中了一个人的太阳穴，感觉到那人受伤抽搐的痛苦很快传到了他的臂膀。

各种滑稽可笑的形象出现了。一群人傻呵呵地看着他旋风般连续冲拳！眼睛鼓突，竭力想看清戴着铁护腕的拳头是怎样打在那鼻子上，打得那人满脸是血。

“别打了，好吗？我们可以交易交易，对吧？蝙蝠侠，我们作点交易，好吗？怎么样？”一个颤抖的声音说道，但这是美国人被迫无奈的理智之声：当你陷入困境时就与对方讨价还价……

——一只眼睛眨了眨，高冲击力拔牙，这是蝙蝠侠的礼节。那人嘴里的牙齿飞了出去，是白色的和锯齿状的。

“别打我！别打我！”蝙蝠侠没有打他，而是让他的头猛撞到墙砖上。

然后他站着，双手放在身边，四面围着八个人。他在那里装模作样——为他自己。他吸了口气，一次，再一次。他知道人猿泰山杀死野兽后的胜利喊叫。

小巷的墙上溅满了血，人行道上也淌着血。晚上，血看上去很浓很稠。蝙蝠侠意识到，这就是他预料中见到的血的样子，同时也是地道的现实。

那群人中有人发出了一声呻吟，他没有辨别出是哪一个人，是这些人渣中的哪一个，也许是恢复知觉时发出的声音。这些声音全都差不多。

他们都是罪犯。

是敌人。

这是战争。

他该做的就是杀死他们。这起码可以使社会省掉一笔开销和免受骚扰。只要给每个人那么一拳就解决了。布施死亡就像三年级的老师发贺卡给学生那样，不分彼此，只说：“这个给你，这个给你，这个给你，”就是那样。完毕。

然后——

——打上……蝙蝠标记！

在那些人的前额上，打上蝙蝠的标记，警告所有胆敢在街道暗处伺机作案的人……

他发现自己微笑起来，而名符其实的微笑对他来说是十分罕见的，因此他注重它，品味它。

不行，这可不行。

尽管受到诱惑，他没有杀人。

他干得比杀人要好。

他虽受命运、黑夜、无数死者父母的召唤，穿戴起了头罩和披风，但是无论他是谁和决定干什么，他却绝不是杀手。

他是蝙蝠侠。

现在是警方出动的时间了，让他们来收拾打扫这些家伙。在这场战争中，他与警长吉姆·戈登、地方法官哈维·

登特联手合作，这两个人是他可以信任的……

（联手？信赖？当然啰，而彼得，你使我失掉了三次机会，所以他们得到信息逃掉了，还有朱达斯，你是怎样放跑他们的，没事？我可忘不了。）

除了你自己之外不要相信任何人，蝙蝠侠对自己说。别信赖任何人。

蝙蝠侠的两只手各提着一只箱子，他从小巷中走出来。

他感觉到了突然间周围的空气发生了变化，从巷口灯柱上的灯射出的锥形光线，使他置身于一种病态的黄色的湿气中。

（也许在他四周的光中，他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变化，这光使他发现自己并不只是一个人……）

他开始发动进攻。

黑幽幽的绿眼珠

猫有渴望，悲伤忧愁，
你与你的所爱一同悲泣——
而要是没有你的所爱，
你岂不是更加心忧！

——亚哈

蝙蝠侠旋转着，丢下了那两只箱子。他本能地躲避，逐步迫近，从这边移到那边，小心谨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准了目标。